

43 雙重殺手

「羅伊。」一個溫和的聲音兀地叫出了他的名字，把他從夢中驚醒。他從床上坐起來試著清醒一下。當他的眼睛習慣於黑暗的時候，旅館房間裏的燈突然亮了，天花板中間垂下的燈射下耀眼的光芒，他的視覺暫時茫然了。漫漫的當他的視線變清楚時，他看見一個衣著整齊中等身材的人站在床尾。

羅伊迅速地眨了幾下眼睛，調整了一下眼睛的焦距，這才看清這位不速之客手中正握著一把大口徑的自動手槍，槍口因為加了消音器而顯得格外長。

「該發生的終於發生了，」羅伊痛心地说，「這場追殺終於要結束了。誰會想到事情會這樣結束——在西班牙巴塞隆那這地方，這樣一個破舊骯髒的小旅館裏。」

那個人冷冷地回答道：「這只是時間問題，從考里昂先生雇傭我到現在已經九個多月了；這可是一段艱苦的日子，好幾次我還以為把你給追丟了。但是我得承認，這是一場精彩的『狩獵』——加拿大、墨西哥、中美洲、南非、摩洛哥，然後是這裏。」

當那人以一種自我欣賞的口氣說話時，羅伊正把手緩緩地一點一點地伸向枕頭下面，那兒有一把上了子彈的左輪手槍。他在絕望中幻想趁那人說話時能抓到手槍，然後在那人——殺手——出手之前，把子彈射進他的胸膛。

「羅伊，我早就把你的左輪手槍給拿走了，」殺手以一種不耐煩的聲音說，「我們不要再玩這些無聊的把戲了，好不好？」

羅伊的手嘎然停了下來，心頓時也涼了不少，他的手只差一點就可以碰到枕頭了。

「我是一個非常警醒的人，」羅伊帶著敬畏地说，「你能進入我的房間，又神不知鬼不覺地從我枕頭下把槍拿走，你真是一位一流的高手。你究竟是誰？我想至少我應該知道一位即將殺我的人的名字。」

殺手點了點頭說：「威廉，格登·威廉，我自信我是此行中的佼佼者，我的酬金很高。考里昂先生肯定很在乎你，方肯出那麼多錢幹掉你。」

羅伊無奈地笑了：「那是這件事情中最好笑的部分，考里昂先生實際上沒什麼好怕的。只是我厭惡幫會裏的勾當，所以我想離開，我根本就沒打算去出賣他，但考里昂卻不這麼想。」

「就算你說的是真的，羅伊，」格登有禮貌地说，「我仍必須要執行我的任務，你的時間不多了。」

羅伊意識到死神在向他招手，大顆的汗粒從額頭上冒了出來，臉上露出哀求的表情，突然央求說：「如果有任何可以挽回的方法，請您提出來，你要什麼，我給什麼，我有的是錢。」

格登搖了搖頭平靜地说：「對不起，我已經接受了這份任務，假如我不完成

的話，這會對我的聲譽有很大的影響，我想你會明白這一點。」

「那好吧，」羅伊溫和地說，「在你殺我之後，請幫我做件事。在你身後的寫字檯中間抽屜裏有一個信封。我希望你能打開它，讀完後再送給考里昂，你能幫我這個忙嗎？」

「我會的。」格登回答說。然後在沒有任何警告下扣動了扳機，手槍沉悶地響了一聲，羅伊的前額中間出現了一個洞。子彈的力量使羅伊身體向後倒去，臉朝上，四肢張開躺在床上。

格登收好槍，取出一個帶閃光燈的袖珍照相機，拍了許多張羅伊的臉部照片。這是他應該做的，他需要任務完成的證據。

正要離開房間時，他突然想到羅伊臨死前的請求。他走到寫字台取出裏面的信封，抽出一張打在白紙上的短信，看完後又輕輕地把信塞回信封裏，然後對房間掃視一下，打開門看了看外邊，離開了。

考里昂是個沒有耐性的人，當格登從西班牙完成任務回來見他時，他跳到格登面前抓住他的手，「啊！你終於回來了，你終於去了我心頭的一塊疙瘩，只要那人活著一天我就如鯁在喉。現在一切都好了，我得感謝你，我想看看你拍的照片。」

格登一語未發，取出照片給了他。考里昂一把抓過照片，從頭到尾反覆看了幾遍，臉上露出了笑容，看得出他對此很滿意。然後他對格登說：「你的全部酬金，我已經給你匯入你在瑞士銀行的戶頭，我向你致以最大最深的謝意。在你走之前，我想再問你一件事，告訴我你開槍前他是什麼表情？他有沒有哭，或者乞求你手下留情什麼的？我敢打賭，這個膽小鬼一定會那樣做的。」

格登沒有表情地回答：「不，正好相反，他很從容，他對死亡的態度，比我所知道的所有人都好。」

考里昂對格登的回答很不滿意，因此粗魯地說：「我想你一定相當累，你應該休息，我就不挽留你了。」

格登冷冷地一笑，「在我走之前，我得把這封信給你，是羅伊寫的，我希望你能讀一下。」

考里昂困惑地接過信封，抽出了信。信是用打字機打的，打得很整齊。考里昂唸道：「我知道你會花錢雇人來殺我，爲了公平起見，假如那個人把這封信交給你的話，那說明他已經接受了我裝在信封裏的兩萬塊錢，並且同意要『以牙還牙，以眼還眼』，再見了，考里昂先生。」

那信從考里昂的手裏掉了下來，他像驚弓之鳥一樣撲倒在地上，但是在他還沒有著地之前，他的前額出現了一個大大的洞，和羅伊的一模一樣。

------(完)